

【管理学研究】

东北地区人口负增长特征及 突出问题研究

张丽萍 王广州

【摘要】 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表明，近30年来东北地区人口总量经历了从1亿人以上下降到1亿人以下的变化过程。研究发现：与2010年相比，2020年东北地区人口增长率为-10.04%，其中黑龙江省人口增长率为-16.87%，成为全国人口负增长最严重的省份。在东北地区38个地市级行政单位中有33个人口负增长，11个边境地级市总人口10年间下降接近1/5，黑龙江省两个地级市人口增长率低于-30%。与俄罗斯、日本和韩国相比，东北地区出生人口下降速度更快，人口负增长进程更明显。根据稳定人口理论判断，东北地区人口年龄结构处于失衡状态，劳动力老化严重，特别是在农村，50岁及以上人口超过一半。缓解或减缓东北人口负增长的趋势，一方面应提高人口自然增长率，另一方面应减缓人口外流速度，有效降低人口负增长的负面影响。

【关键词】 人口负增长；东北地区；人口流出；低生育率陷阱；农村劳动力老化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1&ZD189）；中国社会科学院妇女/性别研究中心项目（FNZX048-2021）

【作者简介】 张丽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 C924.24：D669.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6198（2023）02-0129-14

一、引言

随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七普”）数据的公布，东北地区的人口负增长再次引起关注。人口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东北地区人口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不仅关系到区域经济的振兴，也关系到边疆的稳定和长治久安，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对东北地区人口变化趋势以及未

来发展情况作出及时、准确的判断，有助于充分发挥现阶段东北地区人口总量与结构优势，有助于重新审视东北地区发展的战略选择、相关政策以及规划措施，进一步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形成稳定的良性循环机制。在中国人口数量依然增长的形势下，区域人口负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对人口数量、结构及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都值得警惕，因此区域发展的科学内涵需要深入探讨，区



域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也应相互借鉴。

回顾中国人口转变的历史可以看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生育水平的下降,虽然中国总人口还处在增长阶段,但人口发展开始积累负增长惯性,处于内在负增长阶段。^[1]我国人口负增长大体上经历了初期萌芽、逐步推进和潜在加速三个主要发展阶段。^[2]周长洪认为人口惯性变动期始于总和生育率下降或上升到更替水平的年份,结束于人口总量达到零增长的年份。^[3]随着中国人口增速放缓,人口形势发生变化,中国的人口负增长研究也从人口内在负增长向人口负增长转变。学者们通过人口预测分析人口的变化趋势,判断人口总量出现负增长的时点与持续时间,研究影响人口负增长的因素以及在负增长时代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特征等。^[4]中国作为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国家,不同地区人口发展进程是不会同步的。在研究全国人口进程的同时,人口负增长的区域分析也需要给予足够重视。在全国总人口进入负增长之前,各省市人口陆续负增长。自20世纪90年代起,上海市和江苏省部分地区户籍人口生育率长期超低,导致自然增长率转为负值。但在这一时期,外来人口逆转了其户籍人口的负增长,流入和净迁入人口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地区人口负增长趋势。^[5]随着中国低生育率时代的到来,未来人口再生产属于“缩减型”已成为我国各地区的共同趋势,过去靠人口迁移或流动来弥补省内人口“空缺”的时代已结束。作为第一波人口负增长的省份,东北三省已在2020年之前迎来了持续稳定的人口负增长时代。^[6]

东北地区人口萎缩之所以被学界关注,根本原因是其存在人口净迁出规模不断扩大、老龄化日趋严峻、出生率过低以及边境地区人口流失严重等突出问题^[7],超低生育水平严重影响着东北地区的人口发展。^[8]东北地区人口和劳动力流失、经济发展后继无人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不仅是地区人口良性发展的重大障碍,也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深刻影响。破解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东北地区面临的这些难题或困境,迫切需要对基础性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二、分析指标与数据来源

人口数量变化与出生、死亡、迁入和迁出等

人口事件密切相关,是人口自然变动与机械变动双重叠加的结果。在人口增长时代,学界侧重于研究人口的内在负增长,目的是对人口发展趋势进行预判。随着负增长时代的到来,对人口负增长状况及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已成为当前的研究重点。本文通过梳理人口发展的历史,聚焦影响人口变动的关键指标,实现测量人口的变动趋势以及总结人口变化规律的目的。

(一) 人口变动趋势的测量指标

人口总数的变动常被称为人口增长,包括正增长和负增长,人口总量的减少即为人口负增长。以往正常的人口变动很少出现人口减少的情况。虽然从人口平衡方程出发,出生、死亡、迁入和迁出都是引起人口变动的重要因素,但研究人口变动的内在规律往往是从封闭人口出发来探讨出生和死亡所引起的人口根本性变化,预判人口再生产的变动趋势,即前瞻性地预判人口变动的本质规律。研究人口自身的变动规律,预判未来人口的增减趋势,往往采用人口净再生产率、内在自然增长率和人口惯性等相互联系的测量指标。

1. 人口净再生产率

人口净再生产率(net reproduction rate, NRR)是影响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的因素之一,是判断在特定生育状况和死亡水平下,封闭人口系统更新能力的指标,即在给定年龄别生育率和死亡率条件下,一个妇女队列终身生育且存活至生育年龄的女儿数量。这一指标考虑了年龄别生育率和死亡率的共同作用。人口净再生产率大于1,其含义是女儿一代人数大于母亲一代,其持续的长期结果必然是一代比一代人口总量增加;如果人口净再生产率小于1,女儿一代人数小于母亲一代,其长期持续的结果必然是一代比一代人口总量减少。

人口净再生产率的连续模型表示为:

$$NRR = \int_a^b m(x)l(x)dx;$$

式中 $m(x)$ 代表年龄为 x 的妇女的女婴生育率, $l(x)$ 为 x 岁妇女的存活概率。

2. 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

与通常使用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不同,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是指在人口净再生产率为1的条件下,反映人口结构性因素所引起的人口增长或衰减能力变化的指标。内在增长率 r 的估算方法如

下:

l_x 为 x 岁妇女的存活概率, $l_0=1$; ${}_nF(x)$ 为 $(x, x+n)$ 岁育龄妇女的女婴生育率;

满足 $\int_a^b e^{-rx} l_x F(x) dx = 1$ 条件下的 r 值即为人口的内在增长率。

3. 人口惯性

人口惯性可分解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由初始人口到稳定人口的惯性, 另一部分是由稳定人口到静止人口的惯性。本文采用由初始人口到静止人口的测量方法, 人口惯性的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M = \frac{N_s}{N}$; N 为当前的人口规模; N_s 为当前人口状况下, 实现静止人口所对应的人口规模;

$$M = \frac{N_s}{N} = \int_0^\beta \frac{N(a)}{N} \cdot \frac{e_0}{p(a)} \cdot w(a) da;$$

$$c(a) = \frac{N(a)}{N};$$

$$c_s(a) = \frac{p(a)}{e_0};$$

$c(a)$ 为初始人口的年龄结构, $c_s(a)$ 为静止人口的年龄结构, e_0 为出生人口平均预期寿命, $p(a)$ 是年龄为 a 岁人口的存活概率, $w(a)$ 是在更替水平时年龄为 a 岁以上妇女终身预期生育女孩数与平均生育年龄之比, 相当于生育的年龄密度或分布。人口惯性 M 也可表示为:

$$M = \int_0^\beta \frac{c(a)}{c_s(a)} \cdot w(a) da;$$

当人口惯性 M 值大于 1.0 时, 人口增长表现为正惯性; M 值小于 1.0 时, 人口增长表现为负惯性。测量人口惯性的目的是衡量人口结构性原因所引起的人口内在变动趋势, 具体含义和算法可以参见相关文献。^[9]

(二) 数据来源

研究东北地区人口负增长现状及历史变化情况, 包括人口总量和结构数据、人口自然增长与机械增长等指标。然而, 区域人口生育状况研究与全国不同, 经常受到不同省份公布的数据结构的限制。考虑到数据质量和数据结构的一致性, 本文的基础数据来源为 1982 年、1990 年、2000 年、2010 年全国及各省人口普查数据和 2020 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尽管出生人口相关指标在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分地区数据中都有公布, 但

不同省份公布的指标标准不一。例如, 分析推断育龄人群或劳动年龄人口等指标时, 往往需要详细的人口年龄结构数据, 但分省统计年鉴中公布的数据详细程度或内容差别较大, 东北三省统计数据的结构和内容也不统一。例如, 黑龙江省的统计年鉴每年都公布常住人口五岁组分年龄、性别数据, 辽宁省和吉林省的统计年鉴中除普查年份外, 年龄结构的分组标准分别为 0—17 岁、18—34 岁、35—59 岁、60 岁及以上和 18 岁以下、18—34 岁、35—60 岁、60 岁以上。不同省份统计指标口径的差异给研究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困难或难题, 一方面影响年度人口结构变化情况的分析, 另一方面也影响整个东北地区的数据整合。由于数据存在缺陷, 东北地区人口状况的部分指标只能根据普查年份和 1% 人口抽样调查的年份获取断点数据, 而不是连续性的时间序列数据。

三、东北地区人口负增长的基本状况

根据我国 1990 年以来的人口普查数据, 可以对全国各地的人口数量变化进行观察, 分析其人口增长速度与增减程度, 对比分析东北地区人口变动的基本情况与发展趋势。

(一) 东北地区人口负增长水平居全国之首

从 1990 年以来的全国人口普查情况看, 虽然中国总人口一直保持不同程度的正增长, 但各省总人口的变化情况却有很大差别。对比全国各地两次人口普查数据可以发现, 1990—2000 年, 各省人口存在不同程度的正增长; 2000—2010 年, 部分省份和城市出现常住人口负增长, 包括安徽、湖北、重庆、四川、贵州和甘肃。从负增长幅度看, 十年间, 以上六个省市常住人口负增长率在 0.16% 到 6.63% 之间, 最高的重庆也在 7% 以内。从空间上看, 以中部、西南部省份和城市为主。同样是十年, 与 2010 年相比, 2020 年全国总人口负增长的省份也是六个, 分别是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和甘肃。尽管人口负增长省份的数量不变, 但负增长的幅度明显增加, 介于 2.19% 到 16.86% 之间。除山西外, 其他省份都是北部边境省份 (见表 1)。负增长最严重的省份人口负增长的幅度已超过 15%。所以, 从空间上看人口负增长的地区已从 21 世纪初的中部和西南部转向除新疆以外的北部边境省份。由此可见, 中



国人口负增长是一个区域不平衡的负增长，而东北地区的人口负增长程度最为严重。

表1 全国各地区人口负增长情况

单位：%

| 地区 | 1990—2000年 | 2000—2010年 | 2010—2020年 | 地区 | 1990—2000年 | 2000—2010年 | 2010—2020年 |
|-----|------------|------------|------------|----|------------|------------|------------|
| 北京 | 27.73 | 41.90 | 11.63 | 湖北 | 11.69 | -5.04 | 0.89 |
| 天津 | 13.88 | 29.27 | 7.19 | 湖南 | 6.17 | 1.99 | 1.16 |
| 河北 | 10.41 | 6.54 | 3.84 | 广东 | 37.55 | 20.69 | 20.81 |
| 山西 | 14.64 | 8.31 | -2.21 | 广西 | 6.25 | 2.54 | 8.91 |
| 内蒙古 | 10.72 | 4.00 | -2.67 | 海南 | 19.97 | 10.17 | 16.26 |
| 辽宁 | 7.40 | 3.23 | -2.65 | 重庆 | 7.07 | -6.63 | 11.09 |
| 吉林 | 10.62 | 0.66 | -12.35 | 四川 | 6.29 | -3.45 | 4.04 |
| 黑龙江 | 4.77 | 3.85 | -16.86 | 贵州 | 8.83 | -1.42 | 10.96 |
| 上海 | 25.49 | 37.51 | 8.04 | 云南 | 15.99 | 7.21 | 2.70 |
| 江苏 | 10.92 | 5.75 | 7.74 | 西藏 | 19.09 | 14.50 | 21.67 |
| 浙江 | 12.83 | 16.38 | 18.63 | 陕西 | 9.64 | 3.55 | 5.89 |
| 安徽 | 6.55 | -0.60 | 2.57 | 甘肃 | 14.53 | -0.16 | -2.19 |
| 福建 | 15.51 | 6.28 | 12.61 | 青海 | 16.14 | 8.69 | 5.15 |
| 江西 | 9.79 | 7.66 | 1.39 | 宁夏 | 20.60 | 12.10 | 14.29 |
| 山东 | 7.58 | 5.51 | 5.99 | 新疆 | 26.98 | 13.30 | 18.52 |
| 河南 | 8.24 | 1.58 | 5.69 | | | | |

数据来源：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编：《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21年，第26-33页。

(二) 东北地区的人口负增长是一个加速的负增长

对1990—2020年东北地区30年间的人口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东北地区人口数量经历了从增长到下降的过程（见表2）。2010年和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表明，东北地区的人口总量都有不同程度的减少，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首先，从人口总量变动情况来看，2020年东北地区人口总量下降到1亿人以内，并且低于1990年的人口数。从历史变化过程看，东北地区总人口在全国总人口持续增长的情况下，从1990年的9934

万人增长到2000年的超过1亿人，达到10655万人；2010年人口继续增长到10951万人；而2020年“七普”数据显示，东北地区总人口仅为9851万人，降低到1亿人以下，低于1990年的人口总量。

其次，从人口增长率的变动趋势来看，人口负增长处于加速阶段。1990—2000年，东北地区十年间的人口增长率为7.26%，2000—2010年的增长率降到2.78%，2010—2020年持续降低为负增长，增长率为-10.04%。可见，东北地区人口负增长处于加速状态。

表2 全国与东北地区人口数量及增长率变化情况

| 年份 | 全国 | 东北地区 | 东北地区/全国 |
|----------------|----------|---------|---------|
| 1990年 | 113368万人 | 9934万人 | 8.76 |
| 2000年 | 126583万人 | 10655万人 | 8.42 |
| 2010年 | 133972万人 | 10951万人 | 8.17 |
| 2020年 | 141178万人 | 9851万人 | 6.98 |
| 1990—2000年 (%) | 11.66 | 7.26 | |
| 2000—2010年 (%) | 5.84 | 2.78 | |
| 2010—2020年 (%) | 5.38 | -10.04 | |

数据来源：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编：《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21年，第26-33页。

最后,从东北地区人口占比来看,东北地区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持续下降,人口增长率与全国的差距拉大。东北地区的人口增长率始终低于全国水平。1990—2000年,全国人口增长率为11.66%,东北地区比全国低4.40个百分点;2010—2020年,东北地区的人口增长率与全国的差距扩大到15.42个百分点。与全国人口增长的不同步使东北地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也逐步下降,1990年东北地区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为8.76%,2000年下降到8.42%,2010年降至8.17%,2020年下降到6.98%。

(三) 东北地区人口负增长的区域不平衡状况

1. 东北地区人口负增长的省际差异

东北地区人口总量进入下降阶段,省际间人口

负增长的程度有所不同(见表3)。与2010年相比,虽然2020年辽宁省、吉林省和黑龙江省人口增长率全部为负,但黑龙江省人口负增长的幅度达到16.87%,不仅是东北地区人口负增长最严重的省份,也位列全国人口负增长之首。吉林省人口负增长的幅度为12.31%,辽宁省为2.64%。

东北地区不同省份的人口分布也发生了变化。1990年辽宁省占东北地区总人口的比重接近40%,吉林省占比接近1/4,黑龙江省占比超过1/3;1990年以来,辽宁省的人口占比不断上升,2020年辽宁省人口占东北地区总人口的比重为43.23%,黑龙江省人口占比下降到32.33%,辽宁省人口占比比较黑龙江省高10.90个百分点。

表3 东北地区各省份人口构成和增长率情况

单位:万人,%

| 年份 | 分类 | 东北地区 | 辽宁 | 吉林 | 黑龙江 |
|---------------|----|--------|-------|--------|--------|
| 1990年 | 人数 | 9934 | 3946 | 2466 | 3522 |
| | 比例 | 100 | 39.72 | 24.82 | 35.45 |
| 2000年 | 人数 | 10655 | 4238 | 2728 | 3689 |
| | 比例 | 100 | 39.77 | 25.60 | 34.62 |
| 2010年 | 人数 | 10951 | 4375 | 2745 | 3831 |
| | 比例 | 100 | 39.95 | 25.07 | 34.99 |
| 2020年 | 人数 | 9851 | 4259 | 2407 | 3185 |
| | 比例 | 100 | 43.23 | 24.44 | 32.33 |
| 1990—2000年(%) | | 7.26 | 7.40 | 10.63 | 4.75 |
| 2000—2010年(%) | | 2.78 | 3.22 | 0.63 | 3.86 |
| 2010—2020年(%) | | -10.04 | -2.64 | -12.31 | -16.87 |

数据来源: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编:《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21年,第26—33页。

2. 东北地区人口负增长的省内差异

2010—2020年,在东北地区38个地市级行政单位中,33个地级市人口负增长,人口为正增长的城市仅有沈阳、大连和长春。其中沈阳和大连人口增幅较大,沈阳从810.62万人增长到902.78万人,增长11.37%;大连从669.04万人增长到745.08万人,增长11.37%;长春常住人口由876.74万人增长到906.69万人,增长3.42%。沈阳、大连和长春人口合计为2554.55万人,占东北地区总人口的25.93%。与辽宁省和吉林省不同,黑龙江省所有的地级市人口都是负增长,增幅在5%到36%之间,远高于吉林省和辽宁省。辽宁省各地市人口负增长幅度在0.2%到22%之间,吉林

省各地市负增长幅度在14%到27%之间(见表4)。各地级市人口负增长具体情况如下。

从负增长幅度看,人口增长率高于-10%的有8个地级市,包括盘锦、营口、大庆、朝阳、哈尔滨、葫芦岛、鞍山和阜新,共2678.94万人,占东北地区人口总量的比重为27.19%;人口增长率在-20%到-10%之间的地级市有14个,共2573.75万人,占东北地区人口总量的比重为26.13%;人口增长率在-30%到-20%之间的地级市有10个,包括四平、松原、本溪、黑河、伊春、白城、通化、齐齐哈尔、七台河和白山,共1612.21万人,占东北地区人口总量的比重为16.37%。人口增长率低于-30%的有黑龙江省绥化市和大兴安岭地区行政



公署，共408.74万人，占东北地区人口总量的比重为4.15%（见表4）。

各地级市人口减少幅度的差距较大，减少最

多的超过百万人。绥化市人口减少166万，齐齐哈尔市减少近130万。另外，牡丹江、哈尔滨、松原、吉林四市人口减少也在50万至80万之间。

表4 2010—2020年东北地区各地级市人口增长状况

| 增长情况 | 地区 | 人口(万人) | 占东北地区比重 (%) |
|-----------|------------------------------------------------------------------|---------|-------------|
| 0%以上 | 沈阳市、大连市、长春市 | 2554.55 | 25.93 |
| 0%至-10% | 盘锦市、营口市、大庆市、朝阳市、哈尔滨市、葫芦岛市、鞍山市、阜新市 | 2678.94 | 27.19 |
| -10%至-20% | 丹东市、铁岭市、锦州市、辽阳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辽源市、佳木斯市、鹤岗市、梅河口市、双鸭山市、吉林市、牡丹江市、抚顺市、鸡西市 | 2573.75 | 26.13 |
| -20%至-30% | 四平市、松原市、本溪市、黑河市、伊春市、白城市、通化市、齐齐哈尔市、七台河市、白山市 | 1612.21 | 16.37 |
| -30%及以下 | 绥化市、大兴安岭地区行政公署 | 408.74 | 4.15 |
| 部分数据缺失 | 沈抚示范区、长白山管委会 | 23.30 | 0.24 |

数据来源：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编：《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分县资料》，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年，第16-26页；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2020》，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22年，第18-29页。

3. 边境地区人口减少比较严重

东北地区地处东北亚的核心位置，与俄罗斯、朝鲜为邻，边境地区的地级市有辽宁省丹东市，吉林省白山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佳木斯市、鸡西市、鹤岗市、双鸭山市、伊春市、黑河市、大兴安岭地区行政公署。根据表4汇总以上11个边境地级市的人口数可以看出其减少程度，2010年11个地级市的人口总数为1834.56万人，2020年为1476.50万人，十年间减少了358.06万人，减幅达19.56%。

综上所述，在中国人口总量依然处于增长的形势下，东北地区人口负增长的程度不断加深，负增长的区域持续扩大。人口减少地区的总人口占东北地区人口总数的比例已接近3/4。另外，负增长区域在东北地区内部分布也不均衡，偏远地区和边境地区人口负增长的形势更为严峻，急需采取有效措施缓解或减缓人口负增长的态势，以促进区域人口的均衡发展。

四、东北地区人口负增长的特点与成因

人口规模变化是人口出生、死亡、迁入和迁出综合作用的结果。同时，人口总量与人口结构是相互影响的，除人口规模变动外，人口结构及

其特征也影响人口总量的变化。

（一）生育水平超低

1. 生育水平持续下降，影响出生人口规模

国际人口负增长归因分析结果显示，更低的生育率与人口加速负增长相互促进，形成恶性循环，进而陷入一种“人口负增长陷阱”，俄罗斯远东地区和日本北海道地区的经验显示了城市化与低生育水平叠加的负反馈效应。^[10]早在20世纪80年代，东北地区总和生育率已低于更替水平，2000年总和生育率低于1.0，成为超低生育率地区。东北地区生育模式的变化表现为旺盛生育年龄的年龄别生育率大幅下降，峰值生育年龄推迟，生育时间从集中到离散，生育模式的变化导致生育水平下降。^[11]根据出生规模估计，2020年东北地区总和生育率仅为0.86，其中总和生育率最低的黑龙江省为0.76。从出生人口数来看，1995年以前东北地区年出生人口均在120万以上，出生人口较多的年份如1982年、1987年、1990年都在155万人到170万人之间，2000年东北地区出生人口为105万人，2001年低于100万人，2015年下降到69.7万人，虽然2016年上升到72万人，但2017年又开始下降，2020年出生人口数首次低于50万，2021年出生人口数降至42.3万。^[12]

2. 东北地区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同步下降

从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开始,东北地区的人口出生率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保持在4‰—8‰之间(见图1)。自2013年生育政策调整以来,东北地区的人口出生率分别在2014年和2016年略有上升,但随后又开始下降。2019年,东北地区的人口出生率在6‰左右,2020年降到不足5‰,2021年为4.35‰,人口自然增长率与人口出生率同步下降。20世纪80年代,东北地区人口自然增

长率在7‰—12‰之间波动;1990年开始持续下降,1990—2000年间下降6.87个百分点;2000—2010年间下降3.78个百分点;2010—2020年间约下降4.85个百分点。2015年起,人口自然增长率低于0,进入负增长阶段。2016年人口自然增长率提高到0以上,2020年降至-4‰以下,2021年为-4.21‰。2015—2021年七年间,东北地区有六年是人口负增长,2017年以来一直保持人口负增长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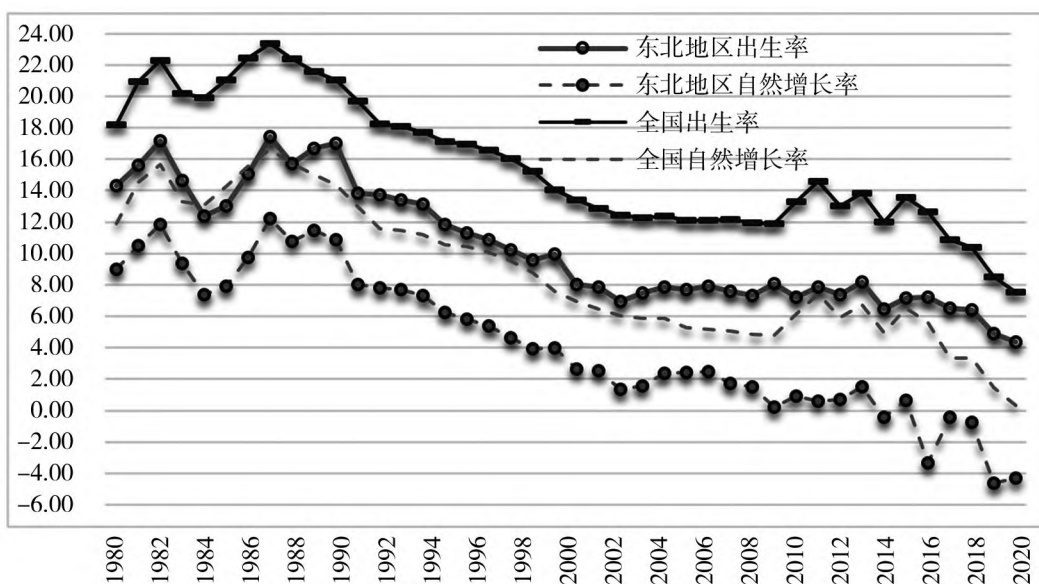


图1 1980—2021年全国和东北地区人口自然增长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22》,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22年,第32、36页;辽宁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辽宁省调查总队编:《辽宁统计年鉴—2022》,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22年,第33页;吉林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吉林省调查总队编:《吉林统计年鉴—2022》,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22年,第38页;黑龙江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黑龙江省调查总队编:《黑龙江统计年鉴—2022》,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22年,第40页。

3. 东北地区黑龙江省出生人口降幅最大

东北地区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见图2)。1999年以前,辽宁省人口出生率最低。20世纪90年代,辽宁省人口出生率在10‰左右徘徊,之后持续下降。2000年,吉林省和黑龙江省的人口出生率下降到10‰以下。2000年以后,东北三省的人口出生率相近并同步下降。2020年,辽宁省的人口出生率为5.8‰,吉林省为4.84‰,黑龙江省仅为3.75‰。2021年辽宁省的人口出生率降到4.71‰,吉林省为4.70‰,黑龙江省下降到3.59‰。

在出生率下降的同时,东北地区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也持续下降。分省来看,辽宁省人口自然增长率在多数年份中都低于吉林省和黑龙江省。

2000年东北三省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均低于5‰。2010年辽宁省人口自然增长率首次为负,之后虽有所波动,但自2017年起一直在0以下;黑龙江省和吉林省人口自然增长率也先后于2015年和2018年降到0以下。根据各省最新统计公报数据,2021年辽宁省人口自然增长率为-4.18‰,吉林省为-3.58‰,黑龙江省为-5.11‰。所以,从人口自然增长情况来看,东北三省已持续负增长,且保持下降态势,辽宁省、吉林省和黑龙江省的持续时间分别为5年、4年和7年。

从东北地区出生人口和人口自然增长率变化情况看,黑龙江省降幅最大,出生人口数的下降加速了人口负增长,东北三省人口都已进入持续负增长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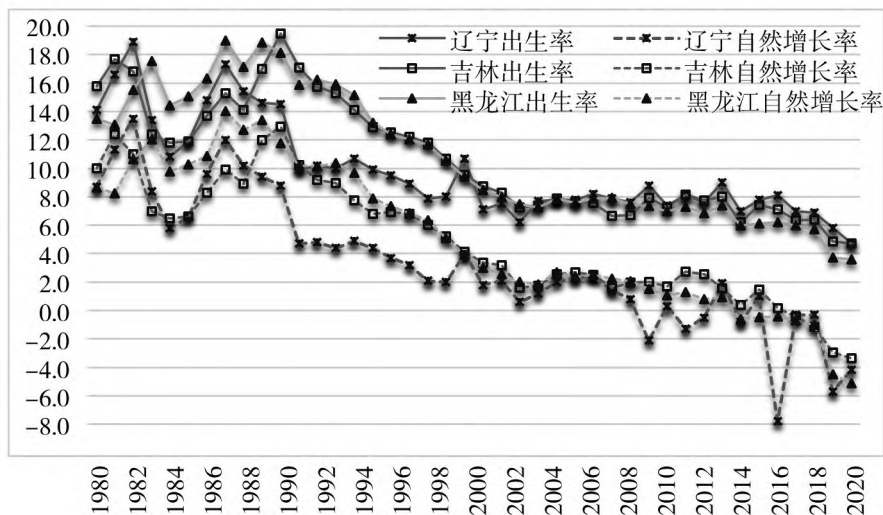


图2 1980—2021年东北地区人口自然增长情况

数据来源：辽宁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辽宁省调查总队编：《辽宁统计年鉴—2022》，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22年，第33页；吉林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吉林省调查总队编：《吉林统计年鉴—2022》，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22年，第38页；黑龙江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黑龙江省调查总队编：《黑龙江统计年鉴—2022》，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22年，第40页。

(二) 人口迁移流动速度加快，青壮年人口流失严重

除人口自然增长外，东北地区人口迁移流动规模也对人口总量变化产生影响。对1999—2018年东北地区地级市人口流失数据的研究发现，东北地区人口流失问题已成惯性趋势。2008年起黑龙江省人口由净流入转为净流出，2008—2018年人口流失共计238.5万；2009年起吉林成为人口净流出省，2009—2018年共流失人口130万；辽宁省2012年起七年间流出人口28万。根据东北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与总人口变化情况推算，吉林省十年间迁移流动人口约为361万，黑龙江省为642万，辽宁省为100万左右，在不考虑东北地区人口内部流动的情况下，其人口净流出总量超过1100万人。^[13]

根据现有数据分析东北地区人口迁移流动情况。2020年东北地区常住人口数与户籍人口数之

差再扣除省外流入人口数，得到各省流出本省的户籍人口数，将其近似视为跨省流出的人口数据（见表5）。首先，不考虑人口迁移和东北地区省际人口流动，仅从各省跨省人口流出情况看，东北地区在本省外的流动人口共910.53万，其中黑龙江省流出人口436.57万，占比高达47.96%，占黑龙江省总人口的13.77%；吉林省流出人口278.24万，占吉林省常住人口的11.60%；辽宁省流出人口约为195.62万，占辽宁省常住人口的比重为4.60%。其次，从净流出情况看，与吉林省和黑龙江省常住人口少于户籍人口不同，辽宁省跨省流入人口为284.73万，是东北地区跨省流入人口数最多的省份，人口净流出为-89.11万，也就是说辽宁省是以人口流入为主的省份，净流入近90万人；吉林省为人口净流出省份，净流出人数为178.10万；黑龙江省净流出人口为353.76万。

表5 2020年东北地区人口流动情况

单位：万人

| 省份 | 户籍人口 | 常住人口 | 省内流动 | 跨省流入 | 户籍在本省、人在省外 | 净流出人口数 |
|-----|----------|------|---------|--------|------------|--------|
| 辽宁 | 4165.89 | 4255 | 714.59 | 284.73 | 195.62 | -89.11 |
| 吉林 | 2577.10 | 2399 | 694.99 | 100.15 | 278.24 | 178.10 |
| 黑龙江 | 3524.76 | 3171 | 765.27 | 82.92 | 436.67 | 353.76 |
| 合计 | 10267.75 | 9825 | 2174.85 | 467.80 | 910.53 | 442.74 |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编：《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2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21年，第156、297页；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上册，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22年，第516—517页。

因数据可获得性问题,无法对东北地区省际流动人口及流出东北地区人口数做进一步推算。但从流出本省人口数据推算结果可以看出东北地区人口流动的特点,辽宁省以人口流入为主,吉林省和黑龙江省人口净流出规模较大,黑龙江省人口流出最严重。

(三) 年龄结构失衡

无论是人口自然变动还是人口迁移流动,不仅会在人口总量上有所体现,对人口年龄构成也会产生影响。从人口构成看,东北地区的人口年龄结构失衡问题较为严重(见表6)。

1. 少儿人口比例持续下降

从2020年人口数据看,东北地区少儿人口比例为11.01%,与以往人口普查数据相比大幅下降。1990年东北地区少儿人口比例为25.15%,2000年降到18.43%,2010年降为11.75%。与1990年相比,30年间东北地区少儿人口比例下降了14.11个百分点。

东北地区的少儿人口比例始终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差距逐渐扩大。1990年东北地区的少儿人口比例比全国平均水平低2.54个百分点,2000年差距为4.46个百分点,2010年为4.85个百分点,2020年为6.94个百分点。

从分省情况来看,2020年东北三省的少儿人口比例比较接近。黑龙江省的少儿人口比例最低,为10.32%;吉林省的少儿人口比例最高,也只有11.71%。从变化过程来看,与1990年相比东北地区的少儿人口比例降幅都比较大,辽宁省、吉林省和黑龙江省分别下降了12.10%、14.45%和16.28%。

2. 劳动年龄人口比例较高,但劳动力尤其是农村劳动力老化严重

2020年,东北地区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为72.60%,比全国高4.05个百分点。从历史变化看,2000年东北地区劳动年龄人口超过3/4,达到79.12%。分省来看,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比最高的是黑龙江省,为74.07%;最低的是辽宁省,为71.46%。

表6 东北地区人口年龄结构

单位: %

| 年份 | 年龄组 | 全国 | 东北地区 | 辽宁省 | 吉林省 | 黑龙江省 |
|-------|--------|-------|-------|-------|-------|-------|
| 1990年 | 0—14岁 | 27.69 | 25.15 | 23.22 | 26.16 | 26.60 |
| | 15—64岁 | 66.74 | 60.01 | 62.12 | 59.05 | 58.32 |
| | 65岁及以上 | 5.57 | 14.84 | 14.66 | 14.79 | 15.08 |
| 2000年 | 0—14岁 | 22.89 | 18.43 | 17.68 | 18.96 | 18.90 |
| | 15—64岁 | 70.15 | 75.08 | 74.49 | 75.19 | 75.68 |
| | 65岁及以上 | 6.96 | 6.49 | 7.83 | 5.85 | 5.42 |
| 2010年 | 0—14岁 | 16.60 | 11.75 | 11.42 | 11.99 | 11.96 |
| | 15—64岁 | 74.53 | 79.12 | 78.27 | 79.63 | 79.72 |
| | 65岁及以上 | 8.87 | 9.13 | 10.31 | 8.38 | 8.32 |
| 2020年 | 0—14岁 | 17.95 | 11.01 | 11.12 | 11.71 | 10.32 |
| | 15—64岁 | 68.55 | 72.60 | 71.46 | 72.68 | 74.07 |
| | 65岁及以上 | 13.50 | 16.39 | 17.42 | 15.61 | 15.61 |

数据来源: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编:《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21年,第26-33页。

劳动年龄人口从15岁到64岁,跨度较大。根据劳动年龄人口构成,可以继续分析劳动力内部构成情况。但“七普”分省的单岁组或五岁组年龄结构数据尚未公布,目前只有《黑龙江统计年鉴—2021》公布了2020年底常住人口五岁组的年龄构成数据,而辽宁省和吉林省在其统计年鉴中都没有常住人口的五岁组数据。所以本文以黑龙江省为例,

分析劳动年龄人口的构成情况(见图3)。2020年,15—44岁6个5岁组人口占比为36.26%;45—65岁4个5岁组人口占比为37.81%。与2010年相比,2020年黑龙江省45岁以下人口比例急剧下降,4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提高。其中,15—44岁人口占比下降14.30个百分点,45—65岁人口占比提高8.65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尽管黑龙江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



较高,但其中50%以上为45—65岁人口,劳动力老化现象突出。从分城乡数据看,东北地区农村劳动

力老化严重。2020年,在农村人口中5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50.64%,其中50—64岁人口占31.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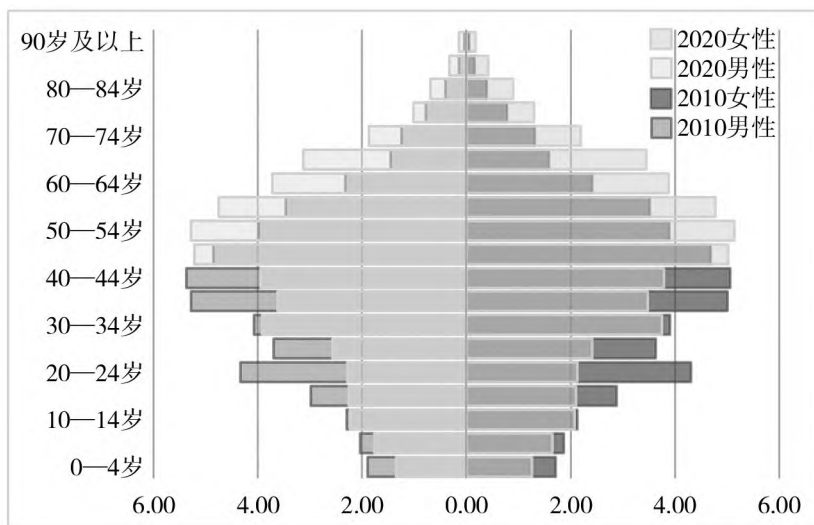


图3 2010年、2020年黑龙江省人口年龄金字塔

数据来源:黑龙江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黑龙江省调查总队编:《黑龙江统计年鉴—202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21年,第42页。

3. 老龄化加速的人口负增长

东北地区人口流失的结构不均衡导致老龄化速度不断加快,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呈“倒U型”曲线,且人口流失愈演愈烈,东北地区经济增速的骤降与人口剧变正好出现在同一时期。^[14]从“七普”数据看,东北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为16.39%,比全国高2.89个百分点。2010—2020年老年人口比例迅速上升,十年间提高了7.26个百分点,而2000—2010年该比例仅提高了2.64个百分点。从省际差异来看,2020年吉林省和黑龙江省老年人口占比均为15.61%,辽宁省老年人口比例为17.42%,是全国老龄化程度最高的省份。

(四) 超越一些国家或地区的发展速度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部分发达国家人口发展趋势发生重大转向,欧洲很多国家总人口开始负增长,还有一些国家因战争、饥荒、超低生育率等原因导致人口萎缩。俄罗斯、日本和韩国在不同时期进入人口减少阶段,面临人口负增长的危机。与上述国家人口形势做比较,目的是更好地分析东北地区的人口现状,总结其人口负增长的性质和特征。

从世界银行数据看,1992—2008年俄罗斯总

人口从1.49亿下降到1.43亿,减少了约580万人;2009年起,人口呈缓慢增长态势;2021年,人口自然减少约104万,依然处于总人口负增长状态。2021年,俄罗斯人口总数约1.45亿,是东北地区人口总数的近1.5倍;俄罗斯出生人口数为140万人,是东北地区出生人口数的3.3倍。^[15]

2007年以来,日本人口连续15年负增长,2021年负增长首次超过60万人大关。^[16]2021年日本总人口数为1.25亿^[17],是东北地区人口总数的1.29倍;日本出生人口数为84.29万,是东北地区出生人数的近2倍;日本生育率长期低迷,2021年其总和生育率为1.29,而目前东北地区的总和生育率已低于1.0。

2020年起,韩国已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2021年韩国出生人口数为26.05万,总和生育率为0.81,生育水平是全球最低的国家之一,因此韩国的人口负增长和超低生育水平一直备受关注。2021年,韩国人口总数为5163.88万^[18],是东北地区人口总数的53.07%。吉林省和黑龙江省人口合计为5500.37万,比韩国多320万人;吉林省和黑龙江省出生人口数之和为22.38万,比韩国还少3.67万人。

从与俄罗斯、日本和韩国比较的结果来看,

东北地区出生人口下降趋势更显著，人口负增长程度更深，所面临的人口问题更为严峻。

五、东北地区人口负增长的内在动因分析

根据稳定人口理论，生育率、死亡率保持长期稳定必然形成稳定的人口年龄结构，而长期稳定且处于更替水平以下的生育水平必然导致总人口不断减少直至消失。人口变动的长周期性与其不可逆性决定了人口变化的单向稳定性，出生或死亡人口的骤增或骤减都会直接打破人口年龄结构的动态平衡。对东北地区人口的内在规律和人口惯性变化进行分析（见表7），可以发现其人口增长动力的下降过程。

（一）人口净再生产率从持续下降到略有回升

人口净再生产率是以平均母亲人数与平均女儿人数的比例关系来分析人口系统更新能力的大小。对比1990—2020年的人口净再生产率可见，1990年全国人口的净再生产率已低于1，而东北地区为0.767，比全国还要低近0.21，其含义是东北地区的人口再生是持续减缩的。2000年东北地区的人口净再生产率急速下降至0.434，比1990年降低了0.333；2010年下降至0.4以下，这意味着2010年生育的女孩替代母亲的比例比1990年下降了40%以上。2020年东北地区人口净再生产率为0.412，比全国低0.21，与2010年相比略有回升，这说明生育政策调整初见成效，但人口净再生产率仍然保持在比较低的水平上。

从省际差异来看，1990年人口净再生产率最高的是吉林省，为0.828；最低的是辽宁省，为0.701。两省间的人口净再生产率相差近13%。2000年，辽宁省、吉林省和黑龙江省的人口净再生产率分别降至0.472、0.401和0.420，其中吉林省下降幅度最大，下降了0.427。2010年各省的人口净再生产率下降到0.36左右。2020年，辽宁省和吉林省的人口净再生产率分别回升到0.440和0.422；黑龙江省较2010年略有提高，为0.364。这说明各省妇女中母亲与女儿的比例关系在0.45以下，黑龙江省在0.37以内。

（二）人口内在增长率

总体来看，人口结构性因素引起的人口增长和衰减的程度不同，人口内在增长率也有较大差

异。1990年东北地区的人口内在增长能力已小于0，为-10.428‰，这说明东北地区由人口结构性因素所引起的增长能力为负；2000年和2010年东北地区人口的内在增长率为-32.719‰和-34.483‰，远远低于1990年水平；2020年人口内在增长率为-29.715‰，比2000年和2010年略有回升，但仍然处在远小于0的水平上。1990年东北地区的人口内在增长率比全国的人口内在增长率低0.558‰，2000年差距扩大到10.56‰，2010年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4.733‰，2020年比全国的平均水平低13.454‰。

从省际差异来看，1990年以来东北地区的人口内在增长率均在0以下，1990—2020年从辽宁省最低转变为黑龙江省最低。具体来看，辽宁省的人口内在增长率从1990年的-13.868‰降至-29.014‰，2010年下降到-35.871‰，2020年回升至-27.350‰。吉林省的人口内在增长率从1990年的-7.380‰急剧下降至2000年的-35.550‰；2010年有所回升，为-34.749‰；2020年回升到-29.029‰。黑龙江省的人口内在增长率从1990年的-9.261‰降至2000年的-34.804‰，2020年为-33.913‰。总之，人口内在增长率的变化是长期人口结构变化的结果，也是影响未来长期变化的结构性原因。人口内在增长率远离0的程度，体现了人口结构性原因造成的负增长动力的大小，越远离0，由其内在结构性原因引起的负增长能力越强。

（三）人口惯性消失

从人口惯性来看，1990年东北地区人口惯性为1.347，若保持更替水平的生育率，人口达到最大规模需要增长1.347倍，人口惯性消失还需要38年。2000年东北地区人口惯性下降到1.028，同样若保持更替水平的生育率，人口规模达到峰值还需要增长1.028倍，人口惯性三年后消失。2010年，东北地区的人口惯性已降至0.882，人口惯性首次低于1。

从人口惯性变化的角度看，东北地区人口正惯性不断下降，直至消失，进入人口负惯性的新阶段。这意味着要实现人口均衡发展，需要做出额外的努力才能扭转负惯性累积现状，消除负惯性的内在变化趋势。2020年，东北地区的人口增长保持负惯性并继续下降为0.702。东北地区与全国人口惯性的差距保持持续扩大的状态。1990年



中国的人口惯性为1.435，比东北地区高0.088；2000年东北地区与全国的人口惯性差距为0.15；2010年差距扩大到0.175；2020年全国人口仍处于负惯性状态，但有所回升，提高到0.945，但东北地区人口惯性继续下降，与全国的差距扩大到0.243。

从分省人口惯性来看，2000年辽宁省人口增长进入负惯性状态，为0.977；黑龙江省和吉林省分别为1.060和1.065，在保持更替水平生育率的情况下，人口惯性六年后消失；2010年，东北地区全部进入负惯性；2020年，辽宁省、吉林省和黑龙江省的人口惯性分别为0.695、0.742和0.689。

表7 全国和东北地区人口再生产和人口惯性表

| 年份 | | 净再生产率 | 内在增长率(‰) | 人口惯性 | 人口惯性消失(年) |
|-------|------|-------|----------|-------|-----------|
| 1990年 | 全国 | 0.974 | -9.870 | 1.435 | 57 |
| | 东北 | 0.767 | -10.428 | 1.347 | 38 |
| | 辽宁省 | 0.701 | -13.868 | 1.271 | 31 |
| | 吉林省 | 0.828 | -7.380 | 1.372 | 43 |
| | 黑龙江省 | 0.793 | -9.261 | 1.410 | 47 |
| 2000年 | 全国 | 0.561 | -22.159 | 1.178 | 21 |
| | 东北 | 0.434 | -32.719 | 1.028 | 3 |
| | 辽宁省 | 0.472 | -29.014 | 0.977 | 1 |
| | 吉林省 | 0.401 | -35.550 | 1.060 | 6 |
| | 黑龙江省 | 0.420 | -34.804 | 1.065 | 6 |
| 2010年 | 全国 | 0.566 | -19.750 | 1.058 | 6 |
| | 东北 | 0.364 | -34.483 | 0.882 | 1 |
| | 辽宁省 | 0.353 | -35.871 | 0.841 | 1 |
| | 吉林省 | 0.365 | -34.749 | 0.914 | 1 |
| | 黑龙江省 | 0.360 | -34.583 | 0.905 | 1 |
| 2020年 | 全国 | 0.622 | -16.261 | 0.945 | 1 |
| | 东北 | 0.412 | -29.715 | 0.702 | 1 |
| | 辽宁省 | 0.440 | -27.350 | 0.695 | 1 |
| | 吉林省 | 0.422 | -29.029 | 0.742 | 1 |
| | 黑龙江省 | 0.364 | -33.913 | 0.689 | 1 |

数据来源：中国人口普查数据库：《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10%抽样资料》，[https://data.cnki.net/npcd/censusData/single?nav=%E7%AC%AC%E5%9B%9B%E6%AC%A1\(1990%E5%B9%B4\)&code=N2013090223&pykm=YZRPZ](https://data.cnki.net/npcd/censusData/single?nav=%E7%AC%AC%E5%9B%9B%E6%AC%A1(1990%E5%B9%B4)&code=N2013090223&pykm=YZRPZ)，2022年1月3日；《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http://www.stats.gov.cn/tjsj/pcsj/rkpc/5rp/index.htm>，2022年1月5日；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http://www.stats.gov.cn/tjsj/pcsj/rkpc/6rp/indexch.htm>，2022年1月3日；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http://www.stats.gov.cn/tjsj/pcsj/rkpc/7rp/indexch.htm>，2022年12月8日。计算方法参见王广州：《Python人口统计》，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第193-199页。

总结人口负增长的结构测量指标可以看出，东北地区人口再生产率长期远离更替水平，在总人口负增长的同时形成了人口内在结构性负增长势能越来越强的态势，而改变这种结构性的内在负增长状态则需要改变生育和人口迁移流动的变动趋势。

趋势发生了重大转向，一些国家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在中国人口数量依然处于增长的形势下，东北地区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必然对其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影响。本文根据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了东北地区人口变化的基本状况，描绘了东北地区人口负增长现状、人口变化情况以及未来发展趋势。

六、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20世纪80年代之后，部分发达国家人口发展

(一) 研究结论

第一，东北地区人口负增长是区域不均衡的

负增长。2020年东北地区人口增长率为-10.04%，黑龙江省人口增长率为-16.87%，是全国人口负增长最严重的省份。由于人口快速负增长，东北地区人口总量已降至1亿人以下，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从1990年的8.76%下降到2020年的6.98%。1990—2000年东北地区的人口增长率比全国低4.40%，2010—2020年与全国的差距扩大到15.42%，除沈阳、大连和长春外，其他33个地级市人口全部是负增长。其中黑龙江省绥化市和大兴安岭地区行政公署人口负增长率低于30%，东北边境地区人口减少也比较严重，减幅接近1/5。

第二，超低生育水平与人口流出是东北地区人口负增长的主要成因，其人口负增长是超低生育水平条件下的负增长。2021年，东北地区人口出生率为4.35‰，出生人口数降至42.3万，不到2000年的1/2，至此东北地区的出生人口数首次低于50万。东北地区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与人口出生率同步下降。2017年以来东北地区人口已连续六年负增长，其中负增长最严重的省份为黑龙江，自2015年起负增长时间已达七年。人口自然增长下降的同时，东北地区人口流失严重，流出人口中近一半来自黑龙江省，占其常住人口的比重为13.77%，辽宁省则是人口净流入省份。

第三，人口年龄结构失衡与人口负增长互为因果。2020年东北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为16.39%，其中辽宁省老年人口比例为17.42%，是全国老龄化程度最高的省份。东北地区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为72.60%，比全国高4.05%，但劳动力老化尤其是农村劳动力老化现象严重。在东北地区农村人口中，50岁及以上人口占50.64%，其中50—64岁人口占31.34%。

第四，东北地区人口进入持续稳定下行阶段。人口再生产率长期远离更替水平，在总人口负增长的同时，形成了人口内在结构性负增长势能越来越强的态势，改变这种结构性的内在负增长状态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二) 对策建议

东北地区人口负增长问题不仅仅是人口安全问题，也关乎国防安全、粮食安全，所以需要从战略高度予以重视。缓解或减缓东北地区人口负增长的趋势，一方面要提高生育水平，另一方面要减缓人口外流速度，建议从取消生育限制、提

高生育意愿、增加就业岗位等方面入手。

1. 调整产业结构，增加就业岗位，吸引人口回流减少人口外流，同时吸引已离开当地的人口返乡创业和生活。东北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地，同时也是战略要地。需要制定相应政策，在发展传统产业的同时，找准突破口，振兴东北。建立东北“制造业转型创新示范区”^[19]，2022年5月12—13日黑龙江省政府与华为等六大企业签约^[20]，诸如此类的前瞻性战略举措不仅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创造就业机会，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数字化转型奠定基础。更进一步，从国家发展战略规划实施和新发展格局的形成来看，发达地区各产业头部企业向东北直接投资、打造相关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将沿海发达地区在信息产业的的优势与东北地区在传统制造业的技术积淀和人力资本积累相结合，必然会推动东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凝聚力的形成，从而建立起有效促进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的新机制，形成有利于人口回流的新局面。

2. 重视农村劳动力老化问题，保障粮食安全

农业劳动力老化问题也需要未雨绸缪。这一问题影响不仅仅体现在农业生产上，因此需要经济、社会、文化等宏观政策的调整和各种微观措施的配合实行。尽管东北地区农业机械的使用和普及弥补了老龄劳动力体力上的不足，但青壮年劳动力的减少不利于农村的可持续发展。需强化农村劳动力储备，留住部分适龄劳动力。通过建立青年农民培养计划，发展职业教育，培养应用型的农业技术人才，让农业职业技术人才成为农村发展、农业生产的主力军。^[21]

3. 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降低婚育成本，提高生育意愿

东北地区已陷入低生育率陷阱，破解出生人口持续下降的局面，需要采取取消生育限制、鼓励生育等措施，通过经济支持、假期制度、托幼服务、女性就业保障等制度安排，从减轻育儿负担入手，降低生育、养育、教育的成本，消除影响生育的障碍性因素。

4. 对沿边居民给予补贴，减少边境居民流失

维护国防安全是东北地区的战略定位之一。针对东北地区尤其是东北边境地区人口外流及其可能带来的不良影响制定政策，为沿边地区居民



提供特殊补贴。对沿边地区边境村的常住人口按人头给予一定金额的财政补贴,从整体上提高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吸引人口流入,维护边境安全。

随着人口形势的变化,东北地区人口经历了从增长到减少的过程。根据稳定人口理论判断,东北地区人口进入持续下行阶段。出生人口减少与人口流出增加是东北地区人口负增长的主要成因。与俄罗斯、日本和韩国相比,东北地区出生人口下降更明显,人口负增长进程更快,迫切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减缓人口负增长的趋势,降低负增长的不利影响。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七普”分省数据尚未公布,部分数据只能根据现有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公报数据进行推算,机械增长与自然增长对总人口负增长的影响有待于在“七普”分省数据公布后再进行更深入地分析。

〔参考文献〕

〔1〕王丰、郭志刚、茅倬彦:《21世纪中国人口负增长惯性初探》,《人口研究》2008年第6期。

〔2〕〔4〕陆杰华:《人口负增长时代:特征、风险及其应对策略》,《社会发展研究》2019年第1期。

〔3〕周长洪:《中国人口惯性负增长模拟分析》,《中国人口科学》2020年第6期。

〔5〕李竞博:《外来人口逆转上海人口负增长》,《人口与健康》2020年第12期。

〔6〕李建新、刘瑞平:《我国省际人口负增长趋势的差异性分析》,《人口学刊》2020年第6期。

〔7〕侯力、于潇:《东北地区突出性人口问题及其经济社会影响》,《东北亚论坛》2015年第5期。

〔8〕侯建明、杜吉国:《低生育水平对东北三省人口发展的影响》,《求是学刊》2012年第5期。

〔9〕王广州:《Python人口统计》,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第193-199页。

〔10〕陈友华、苗国:《城市化、低生育率与人口负增长》,《人口与健康》2020年第12期。

〔11〕张丽萍:《东北地区低生育率陷阱问题研究》,《北方论丛》2021年第4期。

〔12〕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22》,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22年,第32页。

〔13〕陆丰刚:《人口流失影响了东北地区经济增长吗?——基于东北地区户籍人口流失测算数据》,《人口与发展》2021年第5期。

〔14〕杨玲、张新平:《人口年龄结构、人口迁移与东北经济增长》,《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6年第9期。

〔15〕《俄联邦统计局:2021年俄罗斯人口数自然减少约104万》,2022年1月29日,<https://new.qq.com/rain/a/20220129A01EUZ00>,2022年5月25日。

〔16〕《日本去年人口减少超60万创新高,已连续15年负增长》,2022年2月26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25728168823345922&wfr=spider&for=pc>,2022年5月26日。

〔17〕《人口推計(令和4年(2022年)7月確定値、令和4年(2022年)12月概算値)(2022年12月20日公表)》,2022年12月20日,<https://www.stat.go.jp/data/jinsui/new.htm>,2022年12月21日。

〔18〕<https://kosis.kr/visual/nsportalStats/index.do?menuId=all>,2022年12月21日。

〔19〕李培林:《理解与应对:我国新发展阶段的南北差距》,《社会发展研究》2022年第1期。

〔20〕《中国东北老工业基地通过数字经济赋能产业转型升级》,2022年5月17日,<https://m.dbw.cn/heilongjiang/system/2022/05/17/058891104.shtml>,2022年6月17日。

〔21〕张译木:《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光明日报》2020年5月6日,第6版。

【责任编辑:王晓凌】



The Contextualized Agency: A Chinese Way to Do Social Work

Tong Min

Social work is always attended to helping people grow-up in their difficulty situations. It is the same for the Chinese social work, which is now in the new period fac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hallenge. Therefore, it is urgent demand for Chinese social work to answer the question of how to promote the people to grow up in their daily life in social work services. In the reviewing of the western social work history, it is found that there is only one way to promote people to grow up by increasing their psychological agency. But the situation is entirely different in China where social work is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instrument to promote people to participate in community life and join the government of the local daily life. Therefore, it demands the Chinese social work to adapt the new perspective to promote the people's abilities in their concrete situation by increasing the situation agency, which increase their self-awareness in daily life, as well as to find the way to professionalizing Chinese social work with "institute confidence" and "cultural confidence".

Study 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Main Problems of Negative Population Growth in Northeast China

Zhang Liping Wang Guangzhou

The data of population census and sampling survey show that the total population of Northeast China has experienced a development process from more than 100 million to less than 100 million in the past 30 years. Compared with 2010, the population growth rate of Northeast China in 2020 was -10.04%. And the negative growth rate of Heilongjiang Province was -16.87%. It has become the province with the most serious negative growth in China. Among the 38 prefecture-level administrative units in Northeast China, 33 units of them had negative population growth. The total population of 11 border prefecture-level cities has decreased by nearly 1/5 in the past 10 years, and two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is less than -30%. Compared with Russia, Japan and South Korea, the number of birth in Northeast China has declined faster and the process of negative population growth is more significant. According to the stable population theory, the age structure of the population in Northeast China is in an unbalanced state. The labor force is aging seriously especially in rural areas, with more than half of the population aged 50 and above. To alleviate or slow down the trend of negative population growth in Northeast China, on the one hand we should increase the natural growth rate of population; on the other hand we should slow down the rate of population outflow, so as to effectively reduc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negative population growth.